



## 燃烧自己 温暖别人

### 听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光炯之女讲述父亲的故事

#### 弘扬科学家精神 勇当新时代先锋 致敬“四川百年百杰科学家”

这不过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普通的生活场景，但对于相册的主人侯啸砬来说，这是记录了父亲侯光炯工作与生活的“时光本”，弥足珍贵。

“父亲对子女的情，对人民的情，对事业的情，对祖国的情，对党的情，就像一支蜡烛，默默地燃烧着自己，温暖着别人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……”轻抚旧照，侯啸砬眼里满是珍贵，一词一语将父亲予自己的点滴教诲娓娓道来。

翻开一本老式相册，里面黑白的照片素雅陈旧但边角整齐，看得出是相册的主人平日里爱护有加。粗看照片，你可能会觉得



侯光炯教授在田间鉴定土壤 (资料图)

#### 父亲的教诲：不要好逸恶劳、贪图享受

侯啸砬是家里的小女，自打她记事起，父亲已在西南农学院(西南大学前身之一)任职。20 世纪 50 年代，那时的侯光炯已饱尝知识分子有志不能报的苦楚，感受到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、对知识分子的关怀，于是干劲倍增，恨不能使出全身力气将曾经耽误的时间追回来。“他对事业已达到痴狂的程度。”这是侯啸砬对父亲的印象，“一年中他有大半年时间不在家，不是教学就是开会，即使是短短在家的日子，他也总是那么忙碌，要么搞科研，要么写文章，一批又一批的学生、老师、院系领导常在家里研究工作，一直到深夜。”

这样的童年时光，对侯啸砬来说稀松平常。除了上学以外，她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接送父亲出差、再归家。但记忆里，父亲忙碌却从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。“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，他常用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教育我们不要好逸恶劳、贪图享受。”侯啸砬说，父亲对每一个子女都有一句“格言”作为训诫，对自己则是要求做到“万日万功”。“万日万功”就是父亲常说

的人活在世上，每一天都要为集体、为周围的人做好事。”幼时，侯啸砬不知父亲言意，也对父亲要求每日饭前记诵“格言”顽固抵抗。“不听不听猴儿念经！我才不每次吃饭都背呢！”

“今天你不背，我就不吃饭！”

父女僵持着，谁也不吃饭。一旁的母亲见女儿不受教，气得将碗一推，吓得侯啸砬马上站起来：“我说我说，万日万功，我一定要万日万功！”“那次，父亲温柔地安抚着

我和母亲，并告诉我这句话会给我的一生带来幸福和快乐。虽然当时我不能理解，但那以后我一直谨记父亲的教诲，也从中感受到了这句话带给我的收获。”

在侯啸砬的印象里，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子女。有一次哥哥侯孝祖犯了错，侯光炯拿起竹尺子抽打自己的腿，并说小孩子不懂事犯错就是父母犯错，父母应该代替孩子受罚。在侯光炯的影响下，5 个子女各个成才，工作出色。



侯光炯在田间观察旱式土壤温度变化 (资料图)

#### 父亲的“重生”：干工作就要有“三点半精神”

讲述中，侯啸砬感恩父亲的温严并存，但回忆起父亲在立志科学救国中付出的艰辛，她心里又是另一番滋味。

1971 年，学校对侯光炯已没有硬性的教学安排，为将自己的科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，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侯光炯决定到农村去长期蹲点搞科研，把有生之年献给农业现代化建设。期间，侯啸砬因生育身体极度虚弱盼望父亲前去探望时，侯光炯以一封书信道以愧疚：“亲爱的小翼，您的爸爸已经死了，现在您的爸爸是一位只知革命、不顾一切的爸爸，我想您在看见人家爸爸眷念她们子女的时候，一定会掉下泪来，狠狠地骂这位死去的爸爸……”薄薄的一页纸上，写满了侯光炯决心献身农业的坚毅。流着泪读完信，侯啸砬百感交集。“那时候我有些怨念和悲伤，但冷静下来后，我对他有了另外一种情感——他不只是我的父亲，他更是人民的儿子，他已将自己融入祖国，是我们大家的亲人。”那是第一次，侯啸砬触摸到了父亲长期以来的心绪变迁，也是从那时起，侯啸砬觉得自己真正走近了父亲，真正读懂了他的一腔热忱。

依靠科学，改良土壤，发展农业，这是侯光炯毕生所求。在四川冬水田分布地区，田块一年种一季作物，生产力极低，侯光炯日夜苦攻，决心



侯光炯在长宁指导农技人员观察土壤结构 (资料图)

探索冬水田的改良利用。在先后扎根简阳、宜宾农村期间，侯光炯踏勘土地、指导农技、采集土样、分析研究，仅以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作为休息，常常工作到凌晨三点半钟。每当科研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，他总是说：“我们干工作就要有这种‘三点半精神’。我在时间上的本钱不多了，一分一秒都要算着用，我要利用有限之年，为土壤科学多做点贡献。”

春华秋实，躬耕细作一方田土，土壤也默默地回报着他的辛劳。

1980 年，侯光炯结合自己多年来对土壤的研究心得和各地农技人员、农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有益探索，提出“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”，

创建了培肥土壤、改造低产田土的新方法——水田自然免耕技术。这一技术是强化作物与土壤中水、热、气、肥的平衡状态，从而实现耕种高产量、高品质、高种龄、高产值。往后，侯光炯和农技人员踏遍四乡八村，挨家挨户地推广讲解这一技术，并悉心指导耕作。生产实践证明，这是一条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，实现粮食大面积高产的有效途径；大多数参与试耕的农民实现了增产，由于省工、省种、省肥，耕作效益也成倍增加，农户们眉开眼笑，敲锣打鼓地向他报喜、道谢。自此，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像春风化雨一般传遍宜宾、遍及四川……

#### 父亲的笃行：只有脚踩在田土上，才会觉得踏实

“土壤生万物。它忠于职守，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出粮食和其它许多财富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。土壤这种没有喧闹、不求索取，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钦佩，时时启发我进行这样的思考：应该怎样对待工作、对待生命。”这是侯光炯笔下对土壤的赞誉和痴迷。

在侯光炯眼里，冰冷僵硬的泥土是“有血、有肉、有脾气甚至有生命的东西”。诚然，泥土平凡朴实、博大厚重、不期回报，侯光炯也正像泥土一般奉献毕生精力，将创建和发展土壤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，为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81 年~1983 年，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在长宁县示范推广 3.4 万亩，当地粮食连续获得高产。1984 年，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在全川示范推广 15.5 万亩，深受农民欢迎。1985 年，省上将其推广 55.5 万亩，此后更是逐年增加，南方多个省市也先后大面积示范推广，让千千万万农民受益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在农村进行土壤科学研究的 20 多年间，侯光炯几乎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，恶疾悄然缠身。由于年事已高，加上眼疾逐

渐加重，致使本来就高度近视的双眼几乎失明，基本生活无法自理。“父亲需要写书信时，就自己口述，由助手记录；调研时，由人搀扶着下田，看不到就靠摸，再听助手的汇报来了解土壤性质和作物长势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侯光炯还是不顾领导和子女的劝阻，依旧坚持在农村搞科研。侯啸砬回忆说，父亲只有开会或讲学才短暂离开，就连春节也是在农村和农民一起过，为数不多的团聚都是在大家的哄劝之下才勉强回到城里来。“他就是这样‘固执’的人，对农村充满了感情，他说自己只有脚踩在田土上，才会觉得踏实。”

1996 年，侯光炯病情恶化，饱受折磨的他却仍坚守在工作岗位。中秋那天，侯啸砬到长宁探望，当看到父亲因胸腔积水而肿胀的身体和疲惫衰老的面容时，她崩溃大哭。“那一天我们谈了很多，我一再请求父亲到医院认真治疗，但还是没能劝服他。”在 91 年岁月的尾声，侯光炯还在带领科研人员拟定着下一年的研究课题，他将全部的爱、全部的精神、全部的智慧，无遗地交给了这片土地。

“我对他永远充满了爱戴和敬佩。”侯啸砬淡淡地说着。(曾青瑶)



侯啸砬凝视父亲旧照

#### 人物名片：

侯光炯，(1905-1996)，土壤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历任西南农业大学(西南大学前身之一)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名誉校长，毕生致力于创建和发展土壤学理论，开创了自然免耕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先河，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。他立足于广袤的祖国大地，为改变我国“三农”面貌竭尽毕生之力，提出了“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”，创建的“水田自然免耕技术”助全国多个省市农业生产增产增效，其“生态防洪”“免耕治土”等学术思想为长江流域旱涝灾害根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，实现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质的飞跃，为发展中国土壤科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，被誉为“大地之子”。



侯光炯与侯啸砬合影

#### 讲述人之声：

父亲曾说，建立中国自己的农业土壤科学，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，他不过是一个走在前面的探路者。在土壤科学研究上，他倾其一生，也寄希望于后人，殚精竭虑地为他们的成长、成才创造条件。在新时代的今天，我们国家有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在各自的科研领域接续奋斗，我想父亲在天若能知晓应该会很高兴、很欣慰。在致敬“四川百年百杰科学家”活动中，父亲作为 120 名在川工作过的科学家代表之一入选，再次将他在科技兴国的征途上努力奋进的精神重新振奋。至此，我想替父亲感谢在他研究土壤科学时给予帮助的领导老师和同事们，谢谢大家的关心关爱，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。侯啸砬